



回乡偶书，农历新年上班回来后的第一天，我总是先敲下这四个字，过去四年，年年如此。

这不只是个人的习惯，也是这份报纸的传承。在过去许多年里，本报都会推出这个栏目，告诉全世界的读者们，我们编辑记者回到家乡后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。

在这个激荡的年代里，离别与归乡已是重复的主题。我们面临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化浪潮，也顺理成章地有了世所罕见的短期迁徙。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，无论进城回乡，大抵如此。

但重复的主题也孕育着无数变化。从1980年“春运”一词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开始，中国何止千变万化！当儿

回乡偶书的使命轮回

刘少华

时记忆遇上回乡现实，对比尤为明显。除了脚下的大地与头顶的星空，哪有未曾变化之事？就连人自己，也在从泥土中长大后，习惯了在城市栖居。

时间抽去故土记忆，也抽走许多人。每年回乡，都发现村子里人少了、人变了，生老病死这样的轮回，在每个村子几千年如一日的上演。青年挺拔了，姑娘漂亮了，壮汉被病魔击倒了，老人进入风烛残年了，有的人家发财了，有的人家出名大学生了……一年两年或许

看不出，但哪怕同四年前第一篇“回乡偶书”相比，我所看到的村落，也跟彼时大为不同。这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，让人顿生紧迫感。在城市里很难有这样的体悟，邻人相识，况感怀乎？

春节无事，翻阅作家梁鸿的《出梁庄记》，她以自己的村子为据点，出去寻找了几乎每一个梁庄的游子，看他们今时今日的命运。其实，出走几乎是这两代农人的命运。新型城镇化是历史潮流，中国必须走出这样一

步，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度。但在潮流之下，每一个细微的个体，每一个渺小的村庄，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是为乡愁。我们应当尊重、感悟、记录这样的乡愁，手中之笔、口中之言，最宜传承。

所以年复一年，我们继续回乡偶书。这些文字是短小的片段，是我们回乡拍下的一百张照片中普通的一张，通过它们或可管中窥豹，但远不能代表全貌。这其中，有对500年前先人的追访，有改变社会情貌的电子支付，有姥爷年复一年寄托思念的旺火，有奶奶冰天雪地里的新年趣味。

无论何时何地，故乡都给人以力量。在故乡的凝视中，我们期待来年。

千里亲情网络牵

本报记者 叶晓楠

过年是团圆的时刻，在我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公婆家，往年，儿孙们总是当面给两位老人家拜年。不过，今年情况有些不同，一家人分处北京、重庆、乌鲁木齐和瑞典四地，亲情的交流，很大程度上是靠移动互联来完成的。

今年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大人们没能聚齐，三个子女中，只有两个女儿在大年三十当晚赶到老人身边，孙辈也只到了一个。对老人来说，年夜饭由一大桌变成了一小桌，失落难免有几分，不过好在千里亲情网络牵，通过手机视频、微信群抢红包，倒也稍解思念之情。

大年三十那天，从中午11点多起，我们就开始分头和家人视频聊天。在北京，从我女儿小玫的手机，到大妹的手机，再到婆婆的手机，视频一直处于热线中，直把手机电池消耗得充了两次电。视频那头，女儿不时拿着手机到厨房拍一段，得意洋洋地展示丰盛的食物。在重庆，正在为中考做紧张准备的小妹家的儿子仔仔，也放下功课，忍不住来回切换视频聊天。

要说大家最挂念的，当数远在瑞典读研的大妹家的女儿爱爱，由于学校春节不放假，她只能第一次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过春节。年近8旬的婆婆，虽然一辈子从未出过亚洲，却也牢牢记住了瑞典与乌鲁木齐的时差，到了下午5点多，婆婆说，时间差不多啦，爱爱



那边估计起床了，跟她视频聊一会吧！于是，手机里出现了爱爱向姥姥姥爷拜年的场景，大家则不断嘱咐她要照顾好自己。

当然，最热闹的还是家庭微信群里的抢红包大战。从不满10岁的女儿，到年迈的公婆，手机一响就猛点红包。为了发、抢红包，从来不会用手机支付的公婆，专门请人给手机绑定了银行卡，给微信群里充了几百元，又快学会了发、抢红包。晚上8点多后，抢红包大战进入最热闹的时分，不过10个人的家庭群里，一个红包扔出去，用不了几秒就没了，虽然每次抢到的不过几元钱甚至更少，却胜在开心，这样热闹的场面，仿佛亲人们都在身边一起玩一个共同的游戏。

据说，春节期间是教家里老人“触网”的好时机，在我们家，短短几天假期，老人不仅学会了听歌、发语音、发朋友圈，还学会了发各种搞怪表情包，查看手机账户余额，完全无厘头切新的生活方式。我在周围做了个小范围调查后发现，这样的情况太普遍了，还有朋友感慨，“这几天，老爸抢的红包比我多”。

这样的场景，不由让人感慨，现代科技带来了生活的各种可能性，过年方式正在变得多元化。这不，虽然我们一家人分处各地，远隔万里，有了移动互联，天涯却也不过是咫尺，事实上，无论形式怎么变，过年的核心意义——团圆，永远存在。

陪“80后”奶奶过新年

本报记者 李贞



人，一会儿抹鼻子，一会儿摸眼睛的，这是干啥呢嘛！”她说是球员纳达尔在赛场上的习惯性小动作。奶奶不懂网球比赛，但为了陪我，她自己偏也找到了乐趣。

奶奶年轻的时候爱唱歌，现在老了，还是爱哼小曲。差不多70年前，爷爷奶奶从山东老家，“闯关东”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，而至今，奶奶乡音未改。“初一初二初三，初四初五初六”，奶奶用浓重的山东口音一遍遍哼着这句小调，好像颇有旧日味道。“奶，你唱的到底是啥歌嘛？”我好奇地问。奶奶却嘿嘿一笑笑了：“我也不知道自己唱个啥，过年高兴瞎哼哼嘛。”“但哼得挺好听的呀。”“好听啥嘛，老啦，不会唱啦！”奶奶害羞了。

到了初三，奶奶一早就着急地问爸爸，“咱啥时候去看你二姨？”人到暮年，几经离散，家中老辈，只二姨奶、奶奶与小舅爷健在，逢年过节，三位老人相互更是格外惦记。但爸爸担忧天寒路滑，奶奶出门不便，只得好言相劝。“妈，路上太滑，二姨那我自己去拜年吧。年后暖和了，我再和您一块去二姨家玩儿。”奶奶看着窗外皑皑白雪，只好妥协。可爸爸一出门，奶奶便转脸委屈地拉着我说，“我就剩这么一个亲姐姐了”，几乎掉下泪来。我连忙哄她，用新给她买的手机为她拍了几张照片。老太太终于又笑了，对着照片左瞧右看说，“唉呀，怎么老的不都像样了！”

上了年纪，奶奶的记性不大好了。年里头，每天早上醒来，都要先问一句：“今儿初几啦？”过一会儿，看着看着电视节目，又要突然问一句，“今儿初几啦”。午饭完了，再问一遍。晚上出门遛弯儿，还要问上一遍。妈妈爸爸都不厌其烦，每问必答，只有我，对奶奶的重复大为不解。“奶，你天天问好几遍初几了，有啥用嘛，你又不上班。”“我没事儿，可你初六就要走了哇，我是算算你在家待几天”，奶奶嘟囔着嘴说。

哎呀这个老太太，我亲爱的奶奶，说好过年是要来哄你开心，可怎么你这一句话，就把我给说哭了呢？

“俺小丫头啥时候回来”，在我春节回乡前，奶奶在家天天就只念叨这一句话。

“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”。奶奶今年已82岁，耄耋之年过得越来越像小孩子：喜欢吃小零食，喜欢赖着我陪她，喜欢穿新衣服过年。春节在家好好陪陪这位“大宝”，是年终岁尾时的核心要素。

奶奶在家最喜欢看电视，但我回去了，奶奶就把遥控器的“所有权”交给了我，“你看啥我就看啥”，老太太说。大年初二晚上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激战正酣，我兴致勃勃地看直播，奶奶坐在我旁边也盯紧屏幕。不一会儿，奶奶就咯咯地笑个不停。“你看那个

“旺火”中的年景

本报记者 杨俊峰

大年三十是个大晴天，下午时分，家家户户点起了灶火，空中炊烟袅袅，大小不一的烟囱排列在鳞次栉比的屋顶上，向远处的地平线伸展。

我陪着姥爷在院子里砸炭，这是“垒旺火”前的准备工作。旺火底子已经打好了——砖块按东北方向摆好，留出南面的风口，旁边堆满了大小不一的炭砖。砸炭声伴着远处的鞭炮声，像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倒计时。

从记事儿开始，我都要跟着父母回姥姥家过年。姥姥家在雁门关以北的山西省山阴县，如果在这里选一个过年的“代表”，只能是“旺火”。这一习俗自古有之，清朝乾隆年间的《大同府志》这样记载：“元旦，垒炭于门，如浮图状，名曰‘旺火’”。

简单来说，“旺火”就是用煤炭砖垒出的“小房子”。“房子”的每一层各个方向都留有气口，点燃后，火焰从里面喷射而出，借火势上冲，远远看去，像一座燃烧的舍利塔。“旺火”小则半米高，大的有二十几米高。当地人又称其为“发旺火”，取来年兴旺发达之意。发着了“旺火”，全家人都要围着它转三圈，并且带出新年的衣服烘烤，以求来年好运。

我家的“旺火”有1米多高。按照传统，每年的“旺火”都要比去年垒得更大些，以求生活一年胜过一年。不过从前年开始，“旺火”的大小就没再变过。山西是产煤大省，多年来经济结构中煤炭占比非常大。对煤炭的过度依赖，给山西带来了经济结构失

衡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副作用。2016年初，国家确定了全年2.5亿吨煤炭去产能的目标任务，山西也借此机会调整自己失衡的经济结构。官方数据显示，2016年全年山西退出煤炭产能2325万吨，居全国第一位。

伴随着这一过程的，是限制煤炭的使用，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动。现在，过年时除了每家每户发个“旺火”外，很少见到10米以上的大“旺火”了。山阴县城也迎来了新气象：一幢幢二十层以上的高楼拔地而起，街上开始堵车，门前土路变成四车道的柏油路，酒店超市开满整条街……站在高处看，我家的老院子已经被高楼大厦包围了。

当然，传统仍然被尊重和保留。2011年5月23日，“旺火”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零点的钟声响起，姥爷发着了“旺火”，看着那冲天怒放的火焰，我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期望。年年岁岁火相似，岁岁年年景不同。世界在变，时代在变，只要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期望没变，日子就可以像这火焰一样，红红火火，越烧越旺。



图为山西省山阴县的春节民俗“旺火”。

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

抱愧万密斋

本报记者 陈振凯

大年初四下午，湖北省罗田县大河岸镇街头，一个说普通话的外地人，向当地人打听，“万密斋的墓在哪”。

那个外地人就是我。当地人大大都说不清位置，只有桥头一个卖甘蔗的矍铄老人，一个刚拎桶上完厕所的蹒跚老者，自信笃定：沿河往下去，有个大牌子，牌子倒掉了，有个水泥路，再过去，就到了。方言我听不太懂，请妻弟同行翻译。

今年春节，罗田过年期间，我特别想去看看万密斋的墓在哪。对他有种抱愧感，因为此前竟对如此重要的角色几乎一无所知。万密斋是谁？很多人不知道他。而400多年前，明朝万历年间，万密斋与李时珍齐名，是极负盛名的名医。他擅长儿科、妇科、痘疹科、养生保健，享年80多岁，后世清康熙皇帝封他为“医圣”。他提出的“寡欲、慎动、法时、却疾”养生理论，与数百年后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“心理平衡、营养均衡、适当运动、戒烟限酒”，异曲同工，且内涵更丰富。

李万二人，均生于行医世家，又都是黄冈人，一个蕲春，一个罗田，出生地相距1个半小时车程。万比李早生20年左右。论学术成就，李有《本草纲目》，重在研究

药；万有《万密斋医学全书》，重在研究医，对临床医学具有较高参考价值。药，中药，尤其草药，为人喜闻乐见，与万众相关。而医术，对芸芸众生来说，稍显深奥，传播面窄。李当年进过京城，当过皇家太医院判，开过另一番眼界，也曾游历多省拜村野为师。万的活动范围稍小。这些细微差别，日渐化成传播力、影响力鸿沟。

李1593年仙逝，万1588年驾鹤。400多年后，李时珍依旧名动中华，他的老家有占地80亩的李时珍陵园，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，位于雨湖之滨，蕲州城南面李时珍大道。而万密斋墓在哪？百度百科说，在石井头村。而连他的老乡，大河岸镇人，大都说不清到在哪。有的，还把我指向当地另一名人王葆心的墓地。

问了整整10人，终于在一个拴牛平地背后，沿着窄小山路过去，见到了不到10平方米的万密斋墓地，墓地下方是个盆地，住了几户人家。在万密斋墓前，我的抱愧感更为强烈。一个是80亩的陵园，一个是不到10平方米的墓地。这也是李时珍、万密斋当下知名度的写照。

在罗田，万密斋无处不在，万密斋中医院、万密斋社区、万密斋大道、万密斋中学，不时能见。走出罗田，多少人还知道他？近年，现代黄梅戏《万密斋传奇》问世，《神奇万密斋的故事》出版。这些，还不够。缺的，大概还是一部有影响力的电视剧。就像当年《乔家大院》，让晋商走红一样。在“养生热”“健身热”“文化自信”的时代，“中华养生第一人”万密斋，似乎该出头了。